

鐵

橋

漫

稿

鐵橋漫稿十一

文類九

四錄堂類集

烏程嚴可均景文選

金石跋三

唐

施昭墓誌 元和四年十二月

右誌嘉慶四年新出土金石家未著錄石左上角刻字二行云  
嘉慶四年得此涇川趙祀

佛本行集經碑 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

碑額題幽州盧龍兩節度使劉相公者劉總也總弒父兄晚年  
父兄爲崇乃削髮爲僧其刻本行集經當有數十石今但存卷  
卅一之一石已斷爲三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盟吐蕃題柱文

無年月當在長慶二年

右喇薩石柱長慶二年就盟吐蕃所立中刻誓文六行行八十四字行書兩旁刻諸臣署名及蕃臣署名蕃字橫讀不可識此拓但有誓文無蕃漢諸臣署名非全本也舊書吐蕃傳長慶元年九月吐蕃遣使請盟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為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為判官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維唐承天云云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論訥羅等會盟于京師壇于城

之西郊坎于壇北云云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闍布尙綺心兒等  
先寄盟文要節云蕃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徑不得  
討不得相爲寇讎不得僥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便  
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並無添改預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  
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仍勅元鼎到彼令  
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書名二年二月遣使來請定界六月  
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  
月六日會盟訖今此喇薩石柱在吐蕃界當是二年五月六日  
盟後所立其文卽舊傳所載要節而演暢其詞惟定界係是年  
添入餘實無添改其與實將軍谷綬戎柵清水縣等地名不見  
于舊新志其諸臣姓名新書較詳吐蕃傳元年遣使者尙驛力

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師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尙書亡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儒吏部尙書李絳兵部尙書蕭俛戶部尙書楊於陵禮部尙書畢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銳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預盟者悉載名於策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勅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傳內所載劉元鼎劉師老及宰相崔植已下僅十五人而舊傳言十七人殆判官李武李公度亦當列名然二年五月已前崔植罷知政事王播出爲淮南節度韓皋李絳蕭俛柳公綽皆有遷升則杜後系銜又當與新傳不同俟

更求全拓本校之

喇薩卽拉撒在打箭爐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爲藏衛首地達賴喇嘛居此有大廟謂之大召土人共傳唐文成公主所建近人西藏記云大召名曰老木郎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中殿左廊有唐公主暨吐蕃贊普像大殿內有明萬曆間太監楊英所立碑門外有唐蕃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二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尙書等字跡並牛僧儒姓名糝糊不能悉讀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幹盤屈若龍虯然據此則喇薩乃唐時吐蕃故都舊唐書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卽其地也西藏記載此碑無缺字而不載諸臣姓名今以拓本校之其泐缺

處以臆補者四十字其碑字可識而顯與違戾者一百卅五字庸妄人涉筆動輒作偽如此然其言碑石形製或不誣也

中書令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九月十二日宋天聖八年重刻

是碑原石久佚今曲江祠新出土者宋天聖八年韶州判官林某重書其碑前第二行徐浩撰下刪去并書二字與金石錄墨池編寶刻叢編類編所載不同碑云公一名博物亦見舊書本傳趙德甫但據新傳故言史不載也碑云張守珪斬屈突干舊守珪傳作屈刺與可突干新傳同則爲二人疑碑誤其敘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與舊傳同新傳改爲九齡署其狀歐跋亦但據新傳也碑云謚曰文獻新傳同舊傳作文憲轉寫誤碑云仲弟九臬宋襄廣三州刺史舊傳作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以九

臬碑考之則史得其實碑後載會姪孫可復金石錄作曾孫敦慶宰相世系表九齡曾孫敦慶袁州司倉參軍元孫景新景重九臬曾孫可復潮陽主簿蓋此碑重書時有刪改矣余以嘉慶壬戌過韶州獲見曲江畫像其絹如麻相傳是吳道子筆并拓得此碑以曲江集附錄及韶州志粵東金石略所載校之知諸家皆多脫誤韶州尚有張九臬碑余靖碑惜未拓得

鄭弘禮妻李氏夫人墓誌

開成四年四月十日

是刻諸家未著錄其撰書山僧父手中有云河陽太平鄉臨泉村及西沼村濟源縣清廉鄉官橋村足爲方志之助

天寧寺陀羅尼經幢

會昌三年十月九日

吾郡天寧寺經幢十四可拓者十一此幢會昌三年僧令洪書

其題年月之前復刻差小字二行云會昌三年十月九日樹至  
會昌五年六月十七日准勅廢至大中元年十一月廿八日重  
建有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令狐絢等署名按舊書武宗會  
昌五年正月道士趙懷真鄧元起劉玄靖排毀釋氏而坼寺之  
請行焉四月勅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七月勅併省天  
下佛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  
委本州鑄爲農器八月制天下所坼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  
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坼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此幢樹未二年卽  
准勅廢以此也六年三月宣宗卽位五月誅道士劉玄靖等十  
二人大中元年閏三月勅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  
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此幢於元年十一月重建以此也蓋卞

而復立未嘗重刻竹垞跋謂建于是年十一月語未分明舊書  
令狐綯傳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攷功郎中  
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新傳襲彭陽男亦  
在進中書舍人後而舊書宣紀元年六月以中散大夫前湖州  
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  
制誥與傳不符據此幢系銜則襲封食邑爲刺湖所隨帶紀文  
不誤然何以召于六月而十一月尙未離任則傳以爲召于二  
年恐是也舊書令狐楚傳大和九年十月進封彭陽郡開國公  
新傳亦作郡公而綯襲封縣男及爲右僕射始封涼國公咸通  
末進封趙公益唐制承襲多降階矣

天寧寺七種呪幢

大中二年八月廿一日

此幢楷法偉麗較會昌三年幢尤勝洵吾郡至寶也蘇特即代  
令狐絢任者不見于史

贈工部尚書張仁憲碑

寶刻類篇云大中二年

右張仁憲碑不知何年中斷石工鑿弃齷缺改短重樹因每行  
少十餘字仁憲以孫仲武貴贈工部尚書仲武本名澤會昌三  
年賜名舊書宣紀稱仲武檢校司徒平章事碑亦言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而宰相表及世系表無其名蓋使相不書然李懷光  
李克用等皆書不知何例也碑敘仲武破迴鶻七千張威加北  
狄較舊書本傳稍略仲武父光朝弟仲至子直方舊傳皆與碑  
合碑立于大中二年其明年五月仲武卒子直方襲位十一月  
直方奔赴關軍中推周繇爲留後然則此碑稍遲卽不克立矣

人子孰不欲表揚其祖父而往往有志未遂固有幸有不幸哉  
碑前題李儉撰蔡陵書并篆額寶刻類編有李儉所書三碑在  
綿州恐別是一人蔡陵無攷其隸法絕似蔡有隣篆亦可觀又  
舊傳云仲武少業左氏春秋兼曉儒書而碑言推彖象以究天  
文則仲武又嘗學易可補傳所未備

劉鏞書陀羅尼經幢

咸通四年八月廿一日

幢後署名有漳州刺史崔衮新書宰相世系表清河小房著子  
四次衮或卽其人

李遇書陀羅尼呪并大悲呪幢

咸通六年八月十五日

幢六面周刻前十九行標題云佛頂尊勝陀羅尼以小字單行  
注其下云上都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後廿

四行標題云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其次  
行大字題云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末五行  
題施主曹彥詞於龍興寺云云并年月書鐫人名按上都卽唐  
京城地理志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三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  
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上都不空西域人有建中二年戊戌撰徐  
浩書碑所譯經呪碑未及言唐刻陀羅尼幢皆佛施波利所譯  
而不空譯者僅見此幢其譯大悲呪亦僅見此幢佛家持呪猶  
道家數息借此靜心調氣非以求福而大悲呪今世士大夫半  
能背誦然見此幢者百不一人余所收唐石刻此幢外尙有吾  
郡天寧寺之大中二年幢與咸寧縣臥龍寺之咸通十二年碑  
及牛頭寺之乾符六年碑其大悲呪惟天寧幢臥龍碑爲伽梵

達摩譯與今釋藏所載同餘皆絕異今錄不空譯本而以三碑

注其下云曩謨囉怛曩怛囉夜野牛頭同天盜臥龍作南無喝囉怛那多囉夜那娜莫

阿哩也牛頭作曩莫阿哩也天盜臥龍作南無阿剌那嚩路枳帝濕嚩囉野牛頭同天盜臥龍作

婆盧羯帝天盜臥龍作南無阿剌那冒地薩怛嚩野牛頭同天盜臥龍作摩賀薩怛嚩野牛頭

同天盜臥龍作摩訶薩哆婆耶摩賀迦嚩拈迦野牛頭同天盜臥龍作怛你也

他牛頭天盜臥龍作龍皆無此句奄牛頭天盜臥龍同薩嚩婆曳牛頭作薩囉嚩婆曳天

數左怛囉拏囉野牛頭天盜臥龍作怛寫牛頭作數怛囉拏迦囉野怛寫娜麼塞

訖哩怛嚩伊捨阿哩也牛頭作曩莫婁訖哩怛嚩伊捨阿哩也天盜臥龍作南無悉吉利埵伊蒙阿哩

耶嚩路枳帝濕嚩囉怛嚩須攞審拏牛頭作嚩路枳帝濕嚩囉怛嚩頰攞建拏天盜臥龍

作婆盧吉帝室佛囉楞馱姿曩麼唵哩佛囉楞馱姿娜演摩嚩唵嚩以灑耶牛頭作曩摩

佛囉哆曳瑟也天盜臥龍作南無嚩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嚩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嚩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

無那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嚩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嚩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嚩囉謹墀天盜臥龍作南無

囉囉囉他娑馱喃林娑吽天牛頭作阿吟玻天薩嚩麼

窳臥龍作薩婆阿他豆輸朋阿薺閣窳臥龍作阿逝孕薩嚩麼

哆喃娑嚩沫囉誑牛頭作薩羅嚩步哆喃娑嚩麼唵誑天窳

戌馱劔牛頭作尾戌達劔天怛你他也牛頭同天窳臥唵牛頭

臥龍窳臥龍作摩罰特豆阿路計阿路迦麼底牛頭同麼作摩天窳路響底牛頭作

同天窳臥龍阿路迦帝訖蘭帝牛頭作羯蘭帝天係賀唵牛頭作醯醯賀

夷醯摩賀冒地薩怛嚩牛頭同天窳臥龍薩婆薩婆麼囉麼囉

利牛頭作薩麼囉天窳麼麼唵哩牛頭作紇哩那野天窳臥

馱龍與幢同麼作摩麼麼唵哩娜演龍作麼醯摩醯利馱孕

矩嚩矩嚩羯矜牛頭作俱嚩俱嚩羯囉麼娑達野娑度嚩度嚩

尾演底牛頭作度嚩度嚩眉演帝天窳摩賀尾演底牛頭作摩

天窳臥龍作摩馱囉馱囉娜賀唵捺囉牛頭作馱囉馱囉

訶罰閣耶帝馱囉馱囉耶賀唵捺囉牛頭作天窳臥龍作陀

囉陀囉濕嚩囉牛頭同天窳臥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牛頭同天窳臥尾底

地利尼濕嚩囉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龍作遮囉遮囉尾底

囉陀囉濕嚩囉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龍作遮囉遮囉尾底

囉陀囉濕嚩囉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龍作遮囉遮囉尾底

囉陀囉濕嚩囉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龍作遮囉遮囉尾底

囉陀囉濕嚩囉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龍作遮囉遮囉尾底

囉陀囉濕嚩囉龍作室佛囉耶左擺左擺龍作遮囉遮囉尾底

擺麼擺牛頭作尾麼擺阿麼擺天沒栗帝牛頭作母栗帝天

咽曳咽牛頭作伊醯曳咽天室那室那牛頭作路計濕嚙天

囉欽鞞囉舍喇牛頭作囉囉譏尾濕尾曩捨野鞞灑鞞欽牛頭

味灑尾灑尾曩捨野天鞞囉舍耶牛頭作慕賀左囉尾灑尾曩

監臥龍作罰沙罰參鞞囉舍耶捨野天監臥龍作佛囉舍耶

護嚙護嚙麼擺牛頭作虎嚙虎嚙麼擺天護嚙賀唵牛頭作虎

盧呼盧醯利薩囉薩囉牛頭作鉢娜麼曩娑娑囉娑悉哩悉哩

龍作悉利悉利素嚙素嚙牛頭作味嚙嚙嚙天沒地牛頭作

天監臥龍沒地也牛頭作沒地野天冒馱野牛頭同天監臥

作菩提夜龍作菩馱夜弭帝喇夜牛頭作弭怛哩野天你擺菩拏

馱野牛頭同天監臥弭帝喇夜牛頭作弭怛哩野天你擺菩拏

牛頭作額擺建姪天牛頭作迦摩寫娜哩舍喃播野

監臥龍作那囉謹暹娜哩捨娜天監臥龍作地利瑟尼那播野

麼諾牛頭作鉢囉賀羅娜野摩娑嚙賀牛頭同天監臥悉馱野

成字之四一

牛頭同天窻臥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摩賀悉馱野 牛頭同天

龍作悉陀夜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悉馱庚候濕嚩囉野 牛頭作悉

摩訶悉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悉馱野 牛頭作悉

陀夜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悉馱野 牛頭作悉

嚩囉野天窻臥龍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你擺審姪野 牛頭

悉陀喻藝室嬌羅耶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你擺審姪野 牛頭

擺建姪野天窻臥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嚩囉賀私孕賀穆佉

龍作那囉謹墀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嚩囉賀私孕賀穆佉

野 牛頭作嚩囉賀母佉賀母佉野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嚩

天窻臥龍作悉囉僧阿穆佉耶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嚩

囉鉢娜麼賀娑哆野 牛頭作鉢娜麼賀娑哆野天窻 娑嚩賀 牛

同天窻臥龍 作羯囉悉馱野 牛頭作左羯囉欲馱野天窻 娑嚩

作娑婆訶 作羯囉悉馱野 臥龍作者吉囉阿悉陀夜 娑嚩

賀 牛頭同天窻臥 播麼賀娑哆野 牛頭作商佉舍嚩喃爾達

悉哆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你擺審姪嚩賀誑囉野 牛頭作摩

夜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你擺審姪嚩賀誑囉野 賀擺俱吒

馱囉野天窻臥龍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臥 麼婆唎餉羯囉野

那囉謹墀囉伽囉耶 娑嚩賀 龍作娑婆訶 麼婆唎餉羯囉野

牛頭作嚩囉薩建馱你舍悉體哆訖哩瑟 娑嚩賀 牛頭同天窻

罕唵曩野天窻臥龍作摩委利勝羯囉夜 娑嚩賀 臥龍作娑婆

訶牛頭此下有嘯也伽囉左囉麼額曩謨囉怛曩怛囉夜野牛頭  
曩薩曩野娑嚩賀凡二句十五字  
同天窻臥龍作南無  
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娜莫阿哩也  
牛頭作曩莫阿哩也天  
窻臥龍作南無阿唎耶  
嚩路  
枳帝  
牛頭同天窻臥  
濕縛囉野  
牛頭同天窻臥  
娑嚩賀  
牛頭同  
龍作娑婆訶此下今梵本有唵悉殿都漫哆囉跋陁耶  
按五藏  
娑婆訶凡五句十三字唐碑皆無或云永樂開偽增也  
地互萬里方言不同繙譯又有二合三合四合之異故諸刻參  
差如此然對音仍近也

王仲建墓誌 咸通六年十月廿二日

右王仲建墓誌乾隆間出于孟縣西河潭文云王之命氏始乎  
太子晉晉生龜襲封于太原按宰相世系表言太子晉廢爲庶  
人其子宗敬爲司徒又言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  
史九世孫霸字儒仲居太原晉陽計自太子晉至霸廿世當後

漢初始居太原未嘗受封此碑所言恐非實事又貞元十七年追樹晉司空王卓碑言周平王孫赤奔晉自赤至龜人代代牧并州與此碑及宰相表亦異

徐州功曹參軍劉仕輔墓誌

咸通八年正月廿五日

唐書百官志無登事郎尙會局亦無御會使據此碑長篆系銜則志文闕略也

孝子張常消旌表碑

寶刻叢編云咸通十三年

寶刻叢編張孝子旌表碑再見一爲貞元五年一爲咸通十三年今僅存片石其側有咸通十字蓋後碑也然觀碑字較小而末行呂倬題名及碑側咸通時題名字較大似官是土者陸續加刻則此卽貞元碑亦未可知

劉幼昇等造陀羅尼經幢

乾符二年十月十五日

右幢字畫精整經後有乾德三年小字一行蓋此幢仆而重立也云庚辰朔則丙申爲十七日而云二十五日必有一誤

趙琮墓誌

丙申年七月三日

碑云丙申年七月三日無年號疑是後唐清泰三年是時石敬瑭反至十一月卽晉天福元年也據碑云府君遇軍情變亂亦是五代之證山左金石志及訪碑錄列于乾符三年如從之

成君信墓誌

乾符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右碑益都新出土兄弟字作弟獨見于此

僧省傳書陀羅尼經幢

景福二年八月八日

右幢署名有錄事史矯宣又有卑洪皆希姓廣韻矯又姓引左

傳晉大夫矯文卑亦姓引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鴈門卑整

陀羅尼經幢 無年月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日照三藏譯正書字徑寸六分後附四  
呪其石四層合文無年月書人名楷法酷類芝祕塔疑此亦柳  
公權書在泰安縣冥福寺寺有五幢此幢最高大其三幢皆五  
代所刻一幢殘缺臥于殿東北小圃中余所親見

造像九種 無年月

右造像題字三紙共九種當是唐刻中有懷州河內縣字蓋卽  
搨之河內者武德二年始置懷州知非六朝刻也其書像主作  
井主苻讀若莽與像譬近故得借用

後唐

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碑 同光二年十一月

右李存進碑在太原縣鄭村僅露碑頂曹秋嶽發之樹大道上新史載存進事甚略以碑文與舊史本傳及莊紀校之舊史父佺世吏單于府而碑載會祖巖祖某皇考佺爲府寮皆兼大街蓋唐末官屬都假階也舊史有子四人而碑載有子七人爲小異其叙存進戰功及死事舊史視碑較詳而年月官階亦無違異葉九來僅見新史又未合莊紀考之因多異同錢竹汀亦坐此病舊史存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爲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碑但言初事獻祖不及湯羣體例宜然新史言太祖攻破朔州得之頗失實又碑言享年六十八舊史作六十六轉寫誤也

太湖投龍銀簡文

寶正三年三月卽後唐天成三年

右投龍銀簡崇禎季年簡村民得之太湖中長八寸有奇廣六之周圍蟠龍中刻吳越寶正三年告文卽後唐天成三年也簡重廿兩有沈姓者倍銀易之不得乃拓存數本後民之子貧銷簡爲錠翁海村從沈分得一拓本此卽翁所贈也文云年七十七歲二月十六日生則武肅生於大中六年壬申歲癸卯月癸丑日足補兩世家及錢氏舊誼所未備又聞乾隆中太湖漁人網得玉簡一枚亦吳越物舊藏林屋民家今未審所在

龍潭寺經幢二種

應順元年正月又一種元年閏正月

右兩幢一爲濟源人浩從直建一爲浩從直邑衆十一人共建元和姓纂郃氏因避難改爲浩氏廣韻浩姓引漢青州刺史浩賞今爲希姓從直昆弟皆仕後唐其祖克用犯武皇諱直書不

避

後晉

忠港大師碑

天福五年七月十八日

右碑高麗太祖王建撰崔光胤集唐太宗行書金石家未著錄  
余得之吳學士肅學士得之高麗使臣碑斷失中截又缺末行  
僅存一千一百卅七字碑言忠港以咸通十年八月一日生龍  
紀元年受具戒於武州靈神寺五年七月坐作年七十  
有二五年上缺者乃天福字是年爲庚子即王建之天授廿三  
年鄭麟趾高麗史是年秋七月王師忠港死如塔于原州靈鳳  
山興法寺新製碑文是也原州屬揚廣道後屬忠清道本高句  
麗平原郡武州即昌平縣屬全羅道本百濟屈支縣

陳渥書呪幢

天福六年七月

此幢前十四行刻威神呪非卽尊勝陀羅尼經呪也幢內亦無書人名氏山左金石志及訪碑錄皆題爲陳渥書陀羅尼經幢恐非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碑

天福八年四月廿日

碑在杭州正陽門外十里玉皇山下有篆額有穿碑文行書字徑寸二分首行標題字徑二寸漢宛令碑標題大于碑文數倍此殆倣其式碑除首行標題泐缺不計外共三千六百五十五字可識者二千一百七十餘字錢氏舊誼載有全文脫譌甚多而石本泐處尙賴誼以補之碑與舊新史互校亦多異同碑云王卽武肅之第七子舊史作第五子碑云諱元瓘字文寶新史

作字明寶碑云癸巳歲命將作監李鍇爲起復使舊史作李鍇碑云張文寶張紉爲守中書令使舊史作投兼尙書令皆當以碑爲正碑云王娶扶風馬氏故雄武軍節度同平章事綽之女新史鏐將有馬綽不言故節度同平章事碑云破處郡妖狂舊新史此事失載皆漏略也

後周

朗空大師塔碑 顯德元年七月

石碑并陰金石家未著錄吳學士肅得之高麗使臣碑撰于梁貞明末刻于周顯德元年碑陰則刻石時所記也兩唐書新羅傳皆訖會昌鄭麟趾高麗史所載新羅事從貞明末至後唐清泰二年略可尋究前此闕焉舊五代史明紀長興三年四月新

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新史增多一事莊紀同光元年十一月  
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高麗史作昇英蓋姓朴名昇英新  
史誤加金字又新史四夷附錄長興三年誤作四年又言自晉  
已後不復至不知晉時已無新羅國矣其會昌至貞明末八十  
年間新羅世次僅見此碑可補史傳之闕碑陰有元王當在  
會昌間爲朴氏代金之始數傳至大順景福間新羅政衰羣賊  
競起眞聖王六年甄萱叛據南州稱後百濟弓裔據高句麗之  
地都鐵圍國號泰封見高麗史卽碑所云時當扈運世屬此蒙  
災星長照於三韓毒霧常鋪於四郡也碑陰及高麗史有憲康  
王當在軋寧光化間天祐三年孝恭王立貞明元年神德王立  
皆見碑文碑又稱神德爲聖考大王貞明四年景明王昇英立

碑謂之今上是年王建逐弓裔而據其地建元天授碑陰云唐新羅國景明王之天祐年中則以後唐同光前皆稱天祐也同光二年九月昇英薨弟魏膺立天成二年甄萱入都城索王令自盡立金溥爲王金溥者景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是金又代朴清泰二年六月甄萱子神劍作亂萱奔投王建十月金溥納土于王建十二月除新羅爲慶州事詳高麗史卽碑陰所云後高麗國凡平四郡鼎正三韓也金溥高麗史作金溥未審孰是碑撰後久乃上石因有脫誤海東古刻向來僅見平百濟碑此與忠湛碑余最先著錄且可補史何快如之



鐵橋漫稿十二

文類十

四錄堂類集

烏程嚴可均景文譌

金石跋四

宋

濟州廳碑記

建隆四年八月一日

右碑山左金石志及訪碑錄皆云已佚余屢見新拓本則碑尚在鉅野未嘗佚也碑陰刻蓮華漏記圖式具備與余所見廣州雙門邨之南漢銅漏形製不同今鐘表盛行而刻漏希少此碑足爲攷古之助阮氏得明拓本其碑陰缺廿許字新拓卻完善可喜

開福寺佛塔鐵柱文

淳化元年

右鐵柱發願文并陀羅尼眞言進士黃護書淳化元年鑄在長沙北門外鐵佛寺門東佛塔中寺舊名開福其塔以鐵柱爲心柱高五六丈圍二尺許其字皆陰文徑寸餘凡十四段段五六行不等鐫手甚精鐵不生繡嘉慶壬申歲二月余親至塔中觀之天晚不及手拓同鄉沈三隨父宦楚藏有舊拓本以贈余余收輯金石多矣鐫鐵工緻必此爲最

重修北嶽安天王廟碑

淳化二年八月九日

碑立于淳化二年八月先是契丹入寇詣北嶽廟卜之不吉遂縱火焚廟至是節度都部署張訓始修葺之宋史太宗紀端拱元年九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定州都部署閱三年而是碑立則張訓卽代其任者史不見其人

說性亭銘

淳化二年十月廿日

右碑淳化二年立申革撰并篆書在陽穀諸家未入錄嘉慶丙寅縣令臺士佳始按得之碑題盧縣說性亭銘考盧縣本漢舊縣前志屬太山郡續志屬濟北國宋隋志屬濟北郡唐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屬鄆州東平郡而宋志無此縣徧稽史乘不知何年併省疑在眞宗朝以河患徙州縣時也水經注河水又東北徑碭礮城元和郡縣志濟州理碭礮城州卽縣寰宇記碭礮津在縣北一里又言盧城在長清縣南五十里其時長清尙未徙刺榆碑得于陽穀縣東北四十里正廢治也蓋陽穀長清與舊東阿分有其地一統志通志以盧縣專屬長清當據碑正之申革爲盧縣令方志失載亦當據碑補之碑篆學李少

溫得其神似惟西逼深泉說文無逼字書家固不拘也

說文偏旁字原并自序及郭忠恕答書

咸平二年十二月

右芻英書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用李陽冰刊定本與今所行徐鈔本不同陽冰本失傳羣書引見纔數十百條賴芻英此碑尙得見其厓略皿下少、部子下多了部細思無、リ主杏二篆何所從蓋陽冰歸入一部或一部耳上從一一而偏旁上作二是、可一可一徐本、承皿皿中之一卽、則陽冰少、部未可厚非其部次互異如倉會倉人徐作倉人會倉如俯肅市帛白徐作市帛白俯肅如北北徐作北北如重裘老毛毳尸尺尾臥身有衣履徐作重臥身有衣裘老毛毳尸尺尾履如勺苟包徐作勺包苟平心而論實可兩通卽如繫傳部敘亦與鈔異

鈔卷首新目又與第十五篇原目異安知陽冰非仍許君之舊  
乎其篆體互異如豐作豐從刪在豆上九經字樣引說文如此  
允作元<sub>三</sub>作白<sub>巳</sub>作<sub>巳</sub>繫傳引陽冰本如此至畢氏關中金石  
記所譏豐畱畱<sub>九</sub>等字用筆小變實皆六書之正至謂蒦作  
蒦驗碑本<sub>苟</sub>從<sub>竹</sub>不從<sub>艸</sub>蒦英恐不受誣畢氏又詆<sub>聲</sub>音<sub>陌</sub>包  
反謂誤以<sub>聲</sub>爲<sub>聲</sub>字按宋版徐本及毛刻初印<sub>聲</sub>莫交切<sub>聲</sub>  
之切<sub>陌</sub>包卽莫交是蒦英與徐本同畢氏又詆<sub>畱</sub>音<sub>丁</sub>九反謂  
誤以<sub>出</sub>爲<sub>缶</sub>字按繫傳引陽冰言說文無<sub>出</sub>字<sub>缶</sub>卽<sub>出</sub>字而陽  
冰篆碑偏<sub>旁</sub>由<sub>缶</sub>由爲一字蒦英<sub>干</sub>文碑<sub>宙</sub>亦作<sub>宙</sub>是方九之  
音爲<sub>墨</sub>守<sub>陽</sub>冰之過若畢氏所未舉者<sub>坐</sub>爲<sub>背</sub>呂而釋爲<sub>乖</sub>凶  
亦自字而音<sub>蒲</sub>革實皆差謬蒦英自負小學而未淡造然不可

謂非好古者且係陽水本亦僅見也

汾陰配饗銘

大中祥符四年二月

碑凡五石字徑三寸真宗御製御書宋史本紀祥符四年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作汾陰配饗銘卽此碑也楷法端凝宋代無出其右書史會要稱真宗善書得晉人風度觀此碑及龍門銘良然

泰寧宮牒

大中祥符四年三月

右牒元人摹刻其碑右方刻金正隆四年喬逢辰記左方刻至正十三年王璞記而牒在上方宋史真宗紀祥符四年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幸開元寺作大寧宮辛酉二月十六日也碑作三月蓋命下逾月而牒始發

夕聖文宣王贊竝加號詔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

碑在西安府學以宋史校之詳略互見碑云給近便五戶以奉  
瑩域史作十戶碑云詔吏部尚書張齊賢等次日以太牢致祭  
史但作遣官祭以太牢石刻之有禪史學如此

虎丘山題名三種 起天聖元年二月止八年八月

右題名三種在虎丘劍池北凡張希顏已下十八人莫攷者  
半范成大吳郡志慶歷間有尚書攷功郎中邵飾爲吳郡守又  
云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  
事鬪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是刻有推官章岷知長州縣  
事邵飾則邵由縣令爲郡守也其判官王質知吳縣事馮九成  
范氏失載可補方志之闕

涇州回山王母宮頌 天聖二年三月十五日

右碑在涇陽縣王母祠上官必篆書泐缺卅九字祠中別有咸平元年芻英行書碑其文全同可以校補回山漢書武紀元封四年通回中道疑卽其地碑撰于開寶元年至此閱五十七年重書者再蓋陶穀此文爲名流愛重如此篆法安穩出郭忠恕芻英之上惟書臬諫爲噪韶爲詔積爲頽根爲帳邈爲遙命爲崑崙皆軼出說文外書家固所不拘碑末題芻非總刊廣韻羌複姓有荔非氏今罕見此姓矣碑陰上官必題記外有宋人題名十種金明人題名各一種柳泉砦主傅信柳卽柳字宋地理志柳泉領朶耳城一砦屬原州其戊辰三月王說等題名蓋元祐三年也庚寅六月任獻民題名蓋大觀四年也

弟不迪迄金滕序二石並兩面刻字面各六橫易每橫卅四行  
書卅三行黃玉圖言六排各卅六行不確金滕序在末橫之末  
行其康王之誥酒誥殘字舊當別有一石玉圖言書僅一碑亦  
不確篆法視周禮碑遠遜繫詞俯已察於地理古有頽俛無俯  
牧誓弗迓克奔迓爲十九文古借御訝爲之

二體石經周禮殘碑

嘉祐六年

二體石經周禮今但存一石在陳留縣學其碑兩面刻字面各  
六橫不相聯卅畢氏中州金石記謂有數石蓋爲割表本所載  
也與今本對校亦少異文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唐石經作莞席  
按上言五席之名物故此言莞席纁席次席蒲筵熊席下復  
言加莞席紛純明此非筵字通典卷七十四初學記卷廿五皆

引作莞席今此及各板本與序官疏及此疏皆作莞筵蓋沿北宋人誤改也篆法甚茂密視易書禮記遠勝其書侯釀作穰假借可通惟祧藏二字軼出說文外又省韶爲詔省敘爲叙易譁爲蹕亦形聲比附不乖六書之正古者偏有音言隨作詔卽韶之省故禮器詔侑武方注詔侑或爲韶圓智鼎秦刻石倉頡篇竝有詔字大喪存尊彝大旅亦如之此二句黃玉圃謂石經凡酒修酌下今本在左右玉几下余徧檢今本皆與石經同無在左右玉几下者未知玉圃何所見也

二體石經禮記殘碑

嘉祐六年

二體石經禮記僅存一石舊在開封府巢門內觀音堂中嘉慶七年張二橋孫仲璇偶至此廟見康熙間所刻重修觀音堂記

碑側甚厚疑是古碑改刻試探其背果有字審視乃嘉祐石經  
遂告馬撫部送之府學文廟與易書二碑竝樹焉惜一面已磨  
去但存一面凡六橫爲檀弓上篇文剝泐過半篆法視周禮碑  
稍遜與今本對校亦無異惟於字皆作鳥其字皆作箕說文只  
是一字經典相承無此本也

醉翁亭記

嘉祐七年十月

右碑蘇唐卿篆書以歐集校之鬱然而淡秀集作蔚然取瑯集  
作琅邪讓泉也集誤作醴泉臨乎泉上者集作臨于在乎山水  
之間集之閒下有也字而寓之酒集作而寓風霜畫絮集作高  
潔往來而不窮者集作絕者互有得失唯以寓當寓自屬碑誤  
蘇唐卿篆法頗學陽冰而未通六書之旨滁瑯峯潺湲僧潔七

字軼出說文外列字詩疏引說文有之泉故繁攬誼頽醫遊皆  
偏旁寫誤

先秦古器記

嘉祐八年六月十九日

右先秦古器記劉敞撰碑凡四橫每橫高尺七寸八分廣三尺  
四寸石今斷失下截僅存二橫有半爲器八爲銘五禮記文稱  
器十有一物則失五銘也其存銘五鐘鼎款識法帖背摹錄了  
其釋文多誤如邠卽鄗字而釋爲邠毀卽毀字借爲簋而釋爲  
敦卽卽首字而釋爲冏凡卽凡字而釋爲周諸誤不可勝指自  
繇書行而古文廢千餘年來長夜將旦乃新定釋文以示後之  
治古文奇字者

重刻瓦城王朱軫廟碑

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碑在昌邑縣西北卅里瓦城邨古廟中以碑有滅竈之語故方志誤稱孫子廟元于欽齊乘昌邑縣西北海濱皆城俗呼爲瓦城半爲水漸城南有孫武廟一統志云內有古槐甚奇廟祀孫臏又謂臏倉邑都昌是舊爲孫武廟後又祀孫臏則沿譌已久攷昌邑卽漢都昌漢初功臣侯表高帝六年封朱軫爲都昌侯孫大參星衍據朱軫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侯與碑所云漢興龍元祀及平暴秦川等語合證此爲朱軫廟確不可易余驗碑文似元是六朝唐碑熙寧間重刻復加改補故多脫誤不可通然賴此碑尙存而千年遺廟始能攷出亦快事也

賜廣濟寺僧文海紫衣牒

熙寧八年閏四月

右碑關中金石記所未載文海亦非名僧牒後署名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呂卽呂惠卿也禮部侍郎叅知政事王卽王韶也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卽韓絳也吏部尙書平章事王卽王安石  
也以宰輔年表及紀傳校之年月皆合則宋史精密當在新唐  
新五代之上竹垞等輕詆之殆非定評碑上方刻元豐二年賜  
慧照大師勅多闕文

伏犧廟三門記

熙寧十年三月廿五日

右碑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南伏羲廟廟後卽伏羲陵其  
東爲畫卦臺山且魚臺鄒縣界卽魯領鳧繹二山之一孫伯淵  
大叅謂鳧伏聲之轉疑鳧山本以伏羲陵得名或有然也碑引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犧皇  
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

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概依稀存焉所稱圓經  
當本隨唐舊志而皇甫謐乃云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  
平之西也通考又載政和三年享太昊于陳州於是伏羲有二  
陵雖古帝神靈無乎不在然左氏傳任宿須句頴與風姓實司  
太皞之祀則陵當在鄒魯間碑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  
盛十祖四宗嘗遣使致祠焉是熙寧前祀陵不在陳州後有  
禮者此碑卽是憑據關係非淺而山左金石志寰宇記碑錄皆  
遺此碑何也

左山興化禪院高永亨等題名 元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右刻題元祐丙寅上巳後二日蓋元年三月十三日也左山互  
荷澤曹縣界興化禪院爲荷澤地其寺尙有至和二年寶乘塔

碑

顏文忠公新廟記

元祐七年四月廿七日

右碑在費縣東北五十里朱滿村魯公廟中卽碑所言諸滿村也碑陰爲米黻書魯公仙蹟記拓本極多而正面秦觀書置不拓至阮撫部始入錄據浯溪小摩崖云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刻之崖石則淮海書法久爲山谷心折而弇州跋彼言少游當亦善書是元美等未見此碑也碑陰云元祐三年余游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廟因得謁拜公像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是仙蹟記在湖州林某撰碑之陰今湖州碑已佚而費縣有之殆後人摹刻矣

重書李白半月臺詩 紹聖二年正月十八日

碑在單縣各家未入錄以太白集校之同

濟州重修玉皇廟像記 紹聖三年正月

右碑山左金石志未入錄訪碑錄列于紹聖元年按碑云紹聖元祀又云迄次年又云於明年春正月甲辰日蓋三年正月十三日也碑書射完二字難識孫大叅言完卽弁字借爲冬有完額未拓

重立天寶井銘記 紹聖四年二月一日

右古井銘各家未入錄嘉慶戊辰九月孫大叅星衍見之費縣聽治之儀門外拓得見詒石方尺餘一面刻字額有古井記三篆字額下右方爲天寶九載趙光乘銘左方爲紹聖四年達完

記據逢完言唐賢趙公之銘土味已久今洗而扶之是銘爲唐刻然何以銘居額下之右預虛其左爲記地疑此銘紹聖重刻否卽額篆爲補題矣銘云土缶舊得石幹今後國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以問仲尼銘卽指此太平寰宇記季桓子井深八十八尺在曲阜縣東法集寺引史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一統志在曲阜縣東北三里周公廟北皆不言在費縣惟東通志古鄆城內有季桓子井相傳桓子穿井得羴羊卽此則與銘合銘據天寶已前圖經當可據信寰宇記故費縣在縣西北二十里古費伯國也後爲季氏邑蓋井在故費城不知何時此銘乃在今縣治片石易于轉徙未足怪矣

刻高適琴臺詩

崇寧二年四月一日

右刻山左金石志未入錄以高達夫集校之適過宓子賤琴臺集作適登無宓字賦詩三章集作三首能嗣宓子之政集作子賤再造琴臺集作琴臺美邑宰集作多邑宰千祀稱其才集作千載空有頌聲來集作唯有自言邑中理集作自誇我今還復爾集作今我當以石刻爲正詩後刻宋正功跋引唐新書達夫滄州渤海人與今本同每一篇成好事者竟傳布今本作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竟與競通校者不得其解改爲輒字耳滄州本渤海郡而渤海縣屬棣州舊書高適渤海碣人而碣縣屬德州二書地理志各與本傳不合與元和志亦不合當有改屬沿革志家疎漏難復攷稽宋正功爲單州郡守方志失載可據

石刻補之

濟州學記 崇寧四年三月十五日

右碑在鉅野卽朱濟州治宋朝事實蔡京乞隨所在諸官置學  
添教授立法教養故崇寧大觀間學碑甚多陸藻此文氣息醇  
厚似曾南豐書者蔡脩卽京次子筆法麗逸頗似徽宗

賜辟塵詔并後序 大觀元年二月

右碑在鉅野大觀元年二月立額題皇帝賜辟塵詔六字二  
字徑六寸餘碑上截刻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廢科舉以復  
里選詔書下截刻四年薛昂後序陵縣學亦有是碑高廣字式  
全同惟下截末無大觀年月及趙霄等四人署名別有葛長卿  
牛公達賀宗賢孫延太耿著五人署名爲異爾時軍州蓋皆摹  
刻今但見此二碑矣山左金石志無鉅野碑而有陵縣碑跋云

宋史徽紀崇寧三年十一月甲戌幸太學遂幸辟廱無賜詔明文得此可補其闕又云詔內建置校學應是學校之誤播告之條條誤作修余謂校學字未誤修字亦未誤甲戌爲十一月朔詔下于十四日丁亥鉅野別有陸藻撰濟州學碑所載甚詳與此碑詔末十一月十四日正合宋史選舉志徽宗設辟廱於國郊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並罷則紀與志許略互見爲史家恆例非紀有闕也

曾公讀書巖楊書思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右刻在臨桂冷水巖以曾布嘗修治故後人呼爲曾公巖楊書思淮海人雉山疊綵山皆有題名而未見于史

北海相孔融祠堂記

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

碑在濰縣署後孔北海祠所稱今太守韓公通判慕容公府志謂卽韓浩慕容若禔是也宋史忠義傳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眾死守城陷力戰死據碑政和四年浩爲濰州太守下距建炎二年凡十五年久而不遷卒乃殉國魏公有賢後矣碑額失拓

論古堂記

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碑在濰縣治東齊乘論古堂碑與祠堂碑金人修城記三碑竝立于城上州署扁曰靖恭亦有政和石記存焉于欽所見四碑今失其二此碑稱繪像卅人庸譚見後漢歐陽歙傳卽前書膠東庸生卽宗見卽顓傳卽顓父鄭康成甄宇自有傳徐房見逢

有傳于恭自有傳禽慶見鮑宣傳牟副周澤公沙穆逢萌郎  
顛膝撫自有傳孫嵩見趙岐傳皆漢人徐幹見王粲傳王脩自  
有傳王儀見其子王裒傳邴原管寧自有傳是儀吳書有傳皆  
三國人王裒劉敏元晉書有傳王昕北齊書有傳南史王裕之  
傳亦有王昕于碑無施杜松贊隋人見北史堯君素傳高構隋  
書北史皆有傳呂元簡見舊唐書梁文貞傳新唐書作光簡  
有傳張允濟舊新唐書皆有傳韓熙載宋史南唐世家有附傳  
唯逢紛王閻二人似未見于史當考

新修南池二亭記

政和四年七月七日

右碑在吉州諸家未入錄撰書者楚人江綦不見于史碑前似  
少拓一二行釋其文義蓋慈州守張搆新修南池二亭而住持

是年五月朔高宗即位于應天府潘渙謁祠在六月三日是時  
河北關陝地尙皆宋有至十二月廿五日金人陷華州明日破  
潼關而嶽祠入金矣繼此題名者有金左■遠田曦二石未見  
拓本

鍾離松等題名

紹興廿三年四月廿五日

右題名篆書鍾離松陶定仲皆不見于史仁宗朝有鍾離瑾  
州合肥人官龍圖閣侍制權知開封府松豈其族裔耶

黃裳繪進嘉邸帝王紹運等圖

淳祐七年十一月

右帝王紹運圖天文圖地理圖淳祐七年刻並在蘇州府學俗  
稱天地人三圖據地理圖末王致遠跋知淳祐刻石原有四圖  
不知佚失者何圖也宋史本傳黃裳隆慶府普城人乾道五年

進士光宗登極遷嘉王府胡善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初裳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是此圖之進在光宗初年下距淳祐七年凡五十七八年其時寧宗未立理宗未生今此紹運圖已稱理宗今上皇帝當由致遠刻石復加增補非黃裳原本矣摹繪微誤地理略于西南時滇中未入版圖也

太白脫鞬圖山谷反棹圖

寶祐四年

右脫鞬反棹二圖并贊在安徽當塗據返權圖後有至元戊寅牟應復跋云于今八十三年則刻石當在寶祐四年訪碑錄列

于五年非也牟子才井研人遷居吳興宋史本傳不載返棹圖  
惟稱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云云又寫力士脫鞵之狀  
爲之贊而刻諸石今祠記碑佚而圖贊多出一碑則史文有詳  
略也子才之子懋有陵陽集廿四卷今僅見寫本孫應龍元史  
有傳與歸安尹應復爲昆弟行明史忠義傳有牟魯易程人是  
牟氏爲吾鄉舊家然余與同縣居而親故中無牟氏未識今  
有後人否也

西夏

皆慶寺感通塔碑

天祐民安五年正月

右碑在涼州大雲寺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立撰人名勳缺  
張政思書并篆額金石家未著錄劉孝廉師陸始訪得之碑兩

面刻字正面西夏國書不可識以碑陰之正書互較而行字微有參差亦難照釋女直蒙古番部回部文皆從左而右西夏文獨從右而左碑陰云先后之朝又云二聖臨御按崇宗爲惠宗長子惠宗七歲即位梁太后攝政是先后也崇宗三歲卽位母后梁氏臨朝天祐民安五年當宋紹聖元年崇宗才十二歲母后尙未歸政是二聖也先后時西羌寇涼宋史西夏傳略而不書

金

永慶寺鐵鐘款識

貞元二年四月廿九日

右鐘金貞元二年四月鑄連鈕高丈餘圍二丈餘在德州永慶寺寺有景泰七年重建永慶禪寺碑銘禮部尙書張惠撰文云

永慶寺舊在衛河之西元季鞠于兵燹古峯禪師既獲署任或謂城內州治後有地若干畝足以相當古峯是之作意興復余親至碑下節錄如此州人吳楚椿桑梓圖考作永樂十年誤碑不言州治後地是何廢址據鐘文知爲金時延壽三門院可補方志之缺鐘在大悲閣東平地景泰建寺或因重不可遂故未起鐘樓土人乃言此鐘因大水從他縣浮來吳楚椿又引鐘文云唐貞元元年建因傳會永慶慈氏二寺爲王武俊造鐘文顯有大金國字且多女直姓而指爲唐豈非瞽說鐘文景州將陵縣攷金之將陵卽今德州舊德州治安德卽今陵縣唐志太平寰宇記將陵屬德州宋志屬景州金志景州將陵置河倉有永濟渠鈎盤河按永濟渠隋所作卽古清河元明以來曰御河沿

河置屯衛故又曰衛河以通漕運亦曰運河金之河倉卽今北倉金鉤盤河經今德平縣南一經西北蓋將陵舊界羸東北矣乃將陵治所隋唐宋初又與今異寰宇記將陵縣高津枯河在縣北二十里王莽枯河在縣東十里漳河水西去縣二十五里永濟渠在縣西十里是將陵舊治在今州治東十里今州治本長河廢縣舊唐志隋于舊廣川東八十里置長河縣爲水壤元和四年移就白橋于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移置于河東岸小胡城卽今州治也舊五代志德州晉天福五年移就長河縣爲治所一統志五代周時省長河爲鎮入將陵宋志將陵縣景祐元年移于長河鎮金因之元爲陵州治屬河閒路明洪武初復爲縣屬濟南府永樂七年改德州爲陵

縣以故陵城爲德州則今州治卽小胡城從唐元和十年以來皆在永濟河東岸近修德州志爲吳楚情等所惑乃不復覈實何也山左金石志節錄鐘文多誤

重立泰寧宮碑

正隆四年十月

元至正十三年重刻

右碑在渭南南門外土地廟其上方刻祥符四年牒左方刻至正十三年記而此記刻於右方據至正記云古泰寧宮碑記歷金宋逮今苔侵薛駢文爲之晦矧高二尺有咫厚九分之一易爲湮毀欲琢琬琰文許以刻舊文可乎則宋金二碑舊各爲小石至正閒乃彙刻之內隱隱有文云渭南令李君金石錄有聖歷元年渭南令李君清德頌此蓋磨去唐碑而重刻者

德淵刻唐明皇御製老子讚并書庵字讚

正大元年七月

右老子像讚梵文唵字讚竝稱唐明皇製在河南登封余所見  
咸寧縣卧龍寺有熙寧十年石刻唵字贊僅有首尾四句題爲  
太宗皇帝贊蓋宋太宗也此多中二聯以爲唐元宗贊金去熙  
寧未遠或各有所承地行應難識作無人識碧眼作  
穿耳似熙寧本爲短

稿十二元大樂世守の目字也

鐵橋漫稿十二

文類十

四錄堂類集

鐵橋漫稿十三

文類十一

四錄堂類集

身程嚴可均景文謨

時文

詩文集爲別集舉業之文爲時文近代通例別集不收時文而四庫書有元王克耘書義矜式北宋劉左司安禮集有經義十七首明劉誠意集有春秋義一冊足見時文亦文之一體不以岐而二之鐵橋未嘗曰時文名而時文不可少鐵橋故選有一卷傳諸後世道光己丑歲三月平湖陸錫智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至

民無能名焉

嘉慶庚申順天鄉試硃卷

大聖則天大于無名也蓋君一天也天大則天者亦大民無能名天而能名堯乎子言之一人首出爲天下君君之言尊也羣

也民之源也尙稽邃古降逮爰茲君天下者罔弗闕上儀播顯  
號聲施到今彼曷嘗渺乎小哉然皆不能不讓其大于天君哉  
君哉其帝堯乎前帝而君者皇後帝而君者王諦而帝熒而皇  
往而王世運有升降亦奚容遽軒輊其間顧尙書獨載堯已來  
而余所聞五帝德及帝繫姓又荒略不雅馴則論爲君者舍堯  
將誰與歸大哉堯也其爲君也俊德克明立君之隆遂建君之  
極也帝德廣運一世之君實萬世之君也大哉堯也一天而已  
矣今夫域中之大者四而莫大于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孰窮其  
際孰御其虛唯天爲大亶其然乎以余觀載籍極博封太山禪  
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彼寧非德意湧流休徵協應然欲與蒼蒼  
者度長絜短或未易同日語而唯堯之爲君也天大堯亦大天

未越乎堯之大堯能則乎天之大巍巍乎陰陽代壇者天也羲和分命者堯也運斗樞而旋九野者天也允恭讓而被四表者堯也天行七曜以垂象堯齊七政以授時天以降洞徹堯心堯以俾乂景天運故夫天者顯也坦也顛也至高無上也堯者高也翊善傳聖也在夏史臣作唐典首稱粵若稽古說書者謂稽古爲同天其同之也其則之也大哉堯也一天而已矣而余因思帝者勃興膺圖承運其徵望永譽於赫懿茂發乎輿情播諸謠俗所謂實至者名歸大都然也况堯之爲君身甘藜藿手奠龍蛇壽逾百年精降十瑞度必塗歌巷舞歌張盛美潤色龐鴻庶稍躋君德萬一爾然而名可名非常名堯亦天也堯可名天可名乎民戴天未嘗以名予天非不欲也無能也故天大也民

戴堯未嘗以名奉堯非不爲也無能也故堯大也蕩蕩乎游康衢者共安不識不知歌擊壤者終忘帝力何有登熙皞之世混媚茲之情俗返顛蒙治邁隆古大哉堯也一天而已矣夫巍巍者大而高蕩蕩者大而遠爲君如堯余雖極爲形容亦安能罄其大之量哉

何以報德

使德而有他報也雖以之報怨可矣甚矣德之不可不報也由或人之說誠善處怨矣其於德也將謂之何夫子詰之曰夫人不能與世澹忘而至以報復相尋與其過薄也毋寧過厚哉然而君子不爲者謂其所薄者厚則其所厚者薄故甚無取乎過高之行也非然以德報怨子之意良厚我又何說之辭況夫今

之世急私鬪逞嗔耻怨毒之於人甚矣而忽矯之曰匪怨也永  
以爲德也烏虜安得此長者之言哉然我謂從子之道必將使  
子之身居造怨之府爲眾怨所歸視舉世茫茫絕無好行其德  
者然後可不爾恐萬難爲德我者地也且夫戴高履厚天地德  
我長育顧復父母德我政簡民安君相德我講道輔仁師友德  
我人生世上安往而非受德之處哉言德亦不必若此卽如緩  
急人所時有也化離黃鳥每懷一飯之恩被濯清流竟送千秋  
之業其爲德也多矣敢不圖報而從子之道情有所闕而無以  
相稱義有難安而莫可自伸縱極其知遇之感而公論猶未恕  
也謂此般般者實子平時酬怨之方今柰何樹德而反招怨也  
夫在報德者原未嘗有求諒於人之意求諒於人我則沽名非

真感激矣然何敢恃我之不求諒而齊庇我於虐我也而舍是又別無他報也則此情終闕然也亦竭其心力以將而索報或未厭也謂是區區者特子向者償怨之道今柰何倉德而反斂怨也夫在施德者亦豈堪有責報於我之時責報於我彼亦市恩殊無局量矣然何敢幸彼之不責報而委嘉貶於草茅也而所報實無以復加也則此義大不行也嗟乎一息尙存猶是受恩之日畢生莫補忍爲薄行之人徒以用情之過當反致負義之實多豈子處此尙有什伯於報怨者爲德我者地乎何道之從願聞其略不然慎勿爲過高之行也

子程子曰

道光癸未烏程擬縣考卷

宋儒釋大學篇名述師言以明有徵焉蓋朱學出于程尊之日

子程子以其爲本師也故釋大學篇名而述伊川之言也朱子若謂漢儒小戴刪大戴禮記存四十五篇馬融益王制等四篇爲四十九篇鄭氏從馬而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余取此二篇各使專行先大學後中庸入四子書今作大學章句宜先釋篇名不敢稍持己見也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程有廣平安定二望本出顛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爲大司馬封子程後遂爲氏逮我大宋而程爲河南甲族矣天信道學大啟洛宗篤生名儒曰明道先生曰伊川先生其學出濂溪周子海內所謂大程夫子二程夫子者也夫子猶先生謂父兄也亦省其詞曰子子者男子之美稱故門弟子謂其師爲子孔子孟子其例也余稍有誤述于當代儒宗如康節邵氏橫渠張氏

藍田東萊呂氏建安胡氏凡所徵引間亦子之況兩程子夙心嚮往欽其道德奉其言論文章以爲標準而奚敢偏主焉惟是大學篇題欲求明道緒論卒未可得我師乎我師乎微伊川其誰與歸且夫師之授其弟弟之受于師大節在三私恩莫二稱謂之間有加無已自昔然也公羊氏爲春秋傳于莊三十年引子司馬子定元年引子沈子說者謂加子于某子上者明其爲本師卽百家異學無足比數而列禦寇墨翟弟子稱其師子列子子墨子載籍極博更僕難終周末迄今語有原本竊沿此例崇奉先師稱子程子不嫌詞費又安得據孔孟之不稱子孔子子孟子而議余之過當歟今者子程子往矣格言至論昭如日星顧于大學未有專書僅攷訂所及一則曰爾爾再則曰爾爾

奉天以爲性道教之原所以紹明聖學也蓋不知天則性不明不知性則道不尊不知道則教不一子思作中庸因首揭之曰自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往而大義乖師異說人異論百家殊方乘閒竊發莫不著書立教以惑世而誣民彼亦何嘗不言道哉道其所道焉耳彼亦何嘗不言性哉性其所性焉耳嗟乎益亦求其端於天乎天者羣物之祖也混然一氣而已有陰而後有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有陰陽五行而後有萬物物有無知覺者有有知覺者得其秀而最靈者人也所謂受天之中以生也天令之謂命命者天之令也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卽天之性明乎天之性則知氣質亦性不足以盡性天隱然有以命之亦顯然有以命之性有善

無惡言性惡者非也言性善惡混者非也言性有三品者非也天命之謂性而有異性乎知性可以知道矣人自形生神發以後率其性之仁則有父子慈孝之道率其性之義則有君臣令恭之道率其性之禮與智則有接物處事辭讓是非之道貞一不二者天道性具之矣因物付物者人道性統之矣聖賢此性庸愚亦此性即衰慝亦此性有率有不率耳不然不知性焉知道或以道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矣或以道爲可遇不可求虛以待之毋爲之先矣或以道爲窈冥昏默可知而不可言矣亦未知率性之謂道耳且夫道由於性性本於天則人人皆道中人矣尙何待於教然而人有相近之性又有相遠之習有生之初不能無氣稟厚薄之異有生之後不能無知誘物化之移

道本大同而人有過不及之失繼天立極之聖人率其性之自然以契合乎天而章明其道于是有萬古不易之教則因以修之有隨時變易之教則損益以修之聖人而在上則修其禮樂刑政以爲教聖人而在下則修其詩書易象以爲教一切富彊功利之說刑名法術之家私智穿鑿殘刻堅鸞紛紜襍出不可窮詰者皆絕其道勿使爲學術禍修道之謂教不斷斷然乎知天則性明知性則道尊知道則教一聖學如是今而後片幾無誤於所謂哉

故君子語大至莫能破焉

載與破兩窮于能道之費而隱益見矣蓋必有大于大者而載之必有小于小者而破之而天下莫有也故莫能也道之費而

隱乃至此乎意謂夫物有對待之形而大小見焉大小者因形而名易其對待之形卽易其大小之名故有形之大小非其至也不可以語道道旣易知易能而又聖人天地不能盡此其故何也卽大小見之矣大小未易語也益思君子矣君子之道語大必無更大焉者故大也如有更大于大是大又將周二大之外也載也語小必無更小焉者故小也如有更小于小是小復得陷于小之內也破也且夫天下之物以虛包實則載焉以至虛者包虛又載焉舟承重而水承舟包之以量非徒力克舉也道之大則無虛非實故極天下之至虛無以越平道之大之量而欲包之必且漫而莫能容天下之物以精抵粗則破焉以至精者抵精又破焉木勝土而金勝木抵其疎理非徒性相制也

道之小則無粗非精故極天下之至精無以決乎道之小之理而欲抵之必且扞而莫能入故凡有外者皆可載泰山之大地載之以有外也而道無外道之外卽道大之外仍大旣莫能出乎其外益載焉益大也有內者皆可破芥子之小鍼破之以有內也而道無內道之內亦道小之內尤小旣莫能入乎其內轉破焉轉小也大無始處亦無止處故惟道之大或能自載其大而難概之天下小有定體而無定體故雖道之小亦莫能自破其小而況求之天下而如其能載則非大也而小矣可小之大非君子之語大能破則非小也而大矣可大之小豈君子之語小哉

追記大賢之游梁將以明七篇之宗旨也蓋孟子之見諸侯未  
必自梁惠王始弟子欲明宗旨故追記之爲全書發端焉昔孟  
子願學孔子者也聖門敘孔子微言以爲論語而篇首曰學將  
以垂教也孟門萬章之徒敘孟子書以象論語而篇首曰孟子  
見梁惠王將以救時也孔孟之書二而一者也何言之孔子歷  
聘而欲行王道于魯孟子周游而欲行王道于梁魯用孔子梁  
用孟子而皆可以王其道同道之行不行關乎運會不行而  
著書以垂教豈初意哉我蓋淡觀戰國之大勢而知孟子之欲  
用梁其救時之心與孔子同而尤汲汲也何言之春秋之患在  
楚而戰國之患在秦楚勢將代周而卒不能者晉力足當楚而  
吳又乘其後也楚衰而晉分晉分而秦彊不盡吞山東不止秦

吞山東將盡壞井田廢封建堯舜再生不能修復此古今運會之大變遷也孟子久憂之計山東之國六韓最近秦最弱不足以難秦足以難秦者莫如梁秦下兵攻韓而梁爲之援攻楚趙燕齊而梁與韓持其後梁居天下之中地方千里力農教戰帝王之業可且暮俟也以故爲救時計擇地而游梁出身而往見見則梁可王而秦不帝豈猶夫從人橫人兵家農家之游說已哉記者大書特書曰孟子見梁惠王子者男子之美稱加孟以別孔子惠王者魏瑩魏瑩未王薨諡惠侯襄王元年會諸侯于徐州相王而追尊爲惠王孟子書成于齊湣王之末亦治之稱惠王也見惠王者召而見之也孔子應佛肸之召將使三晉不分因遂東周之志孟子應惠王之召欲令六國不滅重興湯武

之功其道同故其事同而其救時之心則視孔子尤汲汲也柰  
何惠王不用襄王亦不用先嘗游齊宣王不用至去梁再游齊  
潛王仍不用數十年間孟子老矣運會將大變遷聖賢其可如  
何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垂教而追記游梁事以託始見孟子  
貴仁義賤功利所以明七篇之宗旨也

大舜有大焉

至

樂取於人以爲善

嘉慶庚申順  
天鄉試硃卷

善量以同人爲大虞帝弗可及已蓋善與人同者以其能從人  
以取之則其量爲獨大耳其惟大舜有是乎意謂盈天地之間  
皆善也已得之與人得之有以異乎已未得之而人已得之有  
以異乎然已未得之而人已得之未能從之又未能取之將無  
以異乎如已未得之而人已得之既能從之又取之將有以

異乎是之謂同是之謂大子路喜聞過禹拜善言大矣乎猶未也非謂聞過之喜之未大也其謂過爲賢者之偶告亦有過之偶推其喜之之心固未嘗謂其偶也常告之亦常喜之第未必人之常以善來也卽此喜之之心尙待推也故猶未大也亦非謂善言之拜之未大也其謂言不必盡善善言不必盡聞極其拜之之心亦未嘗不求其盡也盡聞之亦盡拜之第未必人之盡以善來也卽此拜之之心尙未極也故猶未大也其惟大舜乎則有大焉者乎舜何大則以舜之善與人同也夫善誠非己之所獨有也東海西海有聖人焉其善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焉其善同也言善固不必若此有大善焉可同也有小善焉亦可同也有一善焉可同也有萬善焉亦可同也合天下之善以

爲善合千古之善以爲善同之云者與人同在善之中卽與善同在人之中人與善爲一亦善與人爲一乃以已往而從之不曾有所舍者見人不見已亦見善不見人舍於己所以從於人從於人所以取於人以之爲善不亦樂乎如是爲善不與人同乎如是善與人同不其大乎且夫有善於此人取之則善已屬之人已從而取之則人之善又屬之己非屬之己也則亦非屬之人也與人同也人與己同善固非人所得私己與人同善亦非己所得私大矣哉善之量有如是舜之量有如是也且夫有善於此取於己善之量本自無窮取於人善之量更自無窮己不見其缺也不見其盈也與人同也善亦或在己當其未也則舍之人亦或未善當其善也則從之大矣哉取之善其可限

舜之善亦莫可限也大哉舜乎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遺人善故能成其大豈其然  
乎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

欲明受餽之是而追憶在宋之時焉蓋孟子不常在宋卽在宋  
而將有遠行亦已事耳乃欲明受餽之是不禁追憶之也曰以  
子之卒老於行也山東諸國半皆有車轍馬跡焉故去<sub>死</sub>已後  
曾一至宋顧子留宋亦無幾時耳今子乃疑受金事令子一回  
溯之覺靡定之行蹤猶歷歷在目前也夫子也鄭魯閒布衣耳  
自問學稍成就宜大行於世而去齊已後環顧諸侯王鮮可與  
語者惟宋王偃假仁義招賢下士嘗禮致子子就見之是以有

在宋之事也當是時宋地雖小截長續短方五六百里戰車數千乘馬數千匹帶甲數萬粟支數年亦山東之良國也誠使宋王發憤行王政天下事大可爲卽予亦願久留焉維持而左右之庶幾哉一姓再興詎徒屑屑焉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哉夫何圖王不成迺求速霸兵革日尋三方構怨予遂行行計而未遽行也是時宋之臣若戴盈之不勝薛居州等皆份份一時選議行什一去關市之征出入王所蓋忠納善子故稍觀望而滕世子之楚往反皆道宋再願予子爲道性善稱堯舜淹留者又踰時迺王大不悅於志奮其武力蹂躪滕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魏惡其疆也謂之桀宋身辱天之棄商久矣王未足用爲善弗可留也已子行計益決

而是時齊相田文去位就國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子亦心動願  
念妻子在鄒老母葬於魯思欲東歸與嶧山故老斗酒話舊道  
出魯躬奠墓下然後馬首南瞻應孟嘗聘計此行也發軔商毫  
迤東而北而南而東紆途數百里亦良遠矣遂見宋王託故謝  
去束裝餼馬刻日將行宋王祖帳東門外曰先生竟棄寡人繼  
此願得見也不腆兼金七十鎰爲先生贖子再拜受之登車遂  
行此在宋已事也而子以受餽爲疑何爲者耶據孟子本上齊楚惡而伐之知  
孟子在宋時正與齊楚構兵又據本文去齊後至宋至薛知道  
行乃是至薛舊薛久亡靖郭君田嬰封于薛其子田文嗣封知  
是時薛公乃孟嘗君也以史記六國表列傳按年推之自  
明下文戒心益爲倉客所不容亦可意會知之鐵橋自記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書異端於大賢策滕之後紀異也蓋孟子時去神農遠矣而尙

有神農之言者許行爲之言百紀之曰有有者不宜有者也昔  
滕世子見而孟子言必稱堯舜及問爲國又以夏后殷周對蓋  
戰國時能言唐虞三代之言者獨孟子也不意有欲駕而上之  
若許行者許行農家者流也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稷始剛  
田故嘗有言子能以室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指之以爲子爲  
任地之說者奇誦法此言使許行亦爾卽孟子好辨必不闕之  
然而世俗之人多貴遠而賤近故農家者必託之於神農而後  
入說也夫三皇皆神聖而獨神農者何邃古生民食鳥獸之  
肉毒傷而難給神農氏興迺播穀淇山之陽因天之時分地之  
利制耒耜教民農作此神農之所爲神也顧其功德被於無窮  
而立言不少概見卽重卦六十四八而八之亦絕無論說蓋其

時書契未興倉頡史皇沮誦降生也晚故神農之言曾不獲紀載以傳諸後世大可惜也然我觀百家傳記所稱神農之言又往往有之本草之經太一小子芻荷甘弁堦弔之問荅壘奇荒忽疑有疑無卽三墳之書左史倚相能讀之亦文不雅馴而農家者又爲神農二十篇其他諸子雜說援據神農之言復不可殫述如云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又云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倉者子之陳無種者貸之新又云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又云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又云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夫餘始作城而神農何言石城我見書傳

多矣其傳會不可信大較如斯而初不解其所從來今迺得之  
蓋神農無此言有爲之言者也夫神農何時人而今迺欲爲之  
言多見其惑也且夫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  
遠事之變方神農時無上下之儀無朝覲聘享城郭宮室宗廟  
衣服之制故得躬勤畝畝號稱農皇迄於今不知又幾二千年  
矣嚮使神農尙在必不復言神農之言而言孟子之言而言唐  
虞三代之言如其不然卽其人不神其言可廢而柰何許行者  
睥睨五帝俛視三王游精泰始之初高語鴻濛之治而遂欲假  
神農之農以神其說是何厚誣我神農也甚矣人之好怪也神  
農雖神亦人類耳顧世傳其形體語至不經而魯人有尸佼者  
亦著書二十篇以謂神農夫負婦戴以治天下又以謂神農竝

耕而王所以勸耕也蓋惑於許行者不獨一陳相賴孟子闢之神農之言不行而唐虞三代之言復行於天下

景春曰公孫衍

道光癸未身  
程擬縣考卷

時人盛稱約長纜舉其一而厭聞矣蓋孟子書中若景春宋慳皆從橫家也然景春啟口輒及公孫衍豈宋慳比哉戰國時公孫鞅入秦因景監以進景監者寵臣也我孟子七篇不言公孫鞅事蓋置之不齒不意有每下益況若景春者景春之與景監其爲別族與否所不必知我聞景爲楚公族若景風景差其章章者先是鄭有景差爲相其惠政與公孫僑同而齊亦有景氏孟子弔東郭宿於景丑氏是也景春不知何許人聽其言可知其人公孫丑言管晏孟子以齊人斥之管晏且然況景春者其

言冀土也我安用知其何許人哉今使景春而齊景丑族也不過言公孫竈公孫明公孫捷耳景春而楚景風景差後也不過言公孫朝公孫寧耳景春而鄭景差後也不過言公孫闞公孫申公孫輒公孫舍之公孫蔓公孫夏公孫黑公孫肱公孫揮公孫段公孫楚耳景春而秦景監族也不過言公孫戈耳然而景春亦未必能言且不屑言故我謂若景春者固不必知其何許人也彼所津津焉監稱而樂道之者徒溷我孟子掩耳而不欲聞者也何則景春爲從橫之術者也且非從人也而橫人也而果于橫人中先絀一指而震驚焉而張皇焉曰公孫衍夫三晉多權變之士最顯名者蘇秦而景春不曰蘇秦曰公孫衍則何故也蘇秦相六國爲從長者十五年公孫衍首敗從約而蘇

秦蒙惡警終其身故有公孫衍遂無蘇秦也公孫衍者魏人先仕魏後相秦世稱其魏官曰犀首其先本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也顧我觀百家傳紀往往言黃帝姓公孫子孫因而氏焉彼景春者胡不上溯軒轅之公孫鋪張土德勃興六相翊運將高出公孫衍萬萬矣卽不然與公孫衍同氏有趙人公孫龍者辨堅白異同爲名家者流又不然與公孫衍同名有燕人騶衍者談天迂大爲陰陽家者流二子立言卽無當大經大法而六駁俗聳聽而景春皆不取取公孫衍則胡不并取雞鳴狗盜之公孫宏哉夫公孫衍乘蘇秦之敝佩五國相印其傾危與張儀同彼舌尚在皆妾婦而丈夫也而景春見不及此我固知宋攄所羞與伍者也

沈鳧邨云說苑政理有景差相鄭一章與孟子所載子產乘輿濟人事同前路用之恰籍兩頭中幅

補塾蘇秦至當不易其餘語語微實仍語語  
凌空煙雲舒卷非有非無極時文之能事

倉牛以要秦穆公

嘉慶丙辰  
順天考卷

述霸佐之要君雖失身而弗惜焉夫曰倉牛失身甚矣而以之  
要秦視割烹之說不逾下哉章述或人之言以謂豪傑處世殆  
未可以常轍拘也自從負鼎興王而辱身賤行之中有力名捷  
徑焉後伊尹千餘年而見之百里奚奚之以五羊皮自鬻也蓋  
身在養牲家而心在秦穆公也勝國逋臣交疎援絕冀求無夢  
作合良難奚與穆公毋乃風馬牛不相及也臣擇君君未擇臣  
可柰何乃奚則曰有要之術在夫士能稍自振拔梯榮有路何  
處不勉焉以奚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顧乃詭遇以希時絀  
身以苟合哉烏虜牛衣之泣壯夫不爲扣角而歌大臣在側奚

於此究且柰何乃奚則曰爾牛來思曷云倉之此要之術也夫  
秦人牧豎賤且勞焉奚也老成練達自視不凡詎其呼我爲牛  
應之爲牛者惟是古今來非常之士能養其精於憂患始見奇  
才不忍其辱於須臾殆無奇遇奚蓋俛仰身世而於屈伸之道  
興廢之幾籌之熟也當是時齊霸既衰晉多內亂山東諸國非  
我君也秦雖僻處西陲而穆公闢達沈毅有高世主之風王氣  
在西北元臣佐命舍我其誰於是爲賈人載鹽將車之子彘穆  
公觀鹽見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  
倉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  
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奚曰臣詎但倉牛哉異日牧  
萬民亦當如是公曰願聞其說對曰君不棄臣之愚臣請以涇

渭爲阿池以殺陵爲闌檻或寢訛於晉鄭荷藜笠於西戎不數年而山東諸國其牛後矣穆公大悅曰天賜良牧社稷之福也公孫支取鴈以賀明日乃致上卿位以讓奚而處其下奚遂執秦國之政身虜會牛下役也秦大國也穆公令主也遇合之途不窳不熟風雲之會益出益奇規王氣於牛口之前切實圖於犬夷之地百里奚出處卽不軌於正誼要以功名立皆由於此飯牛之事又曷可少哉

揚邇修云事具說苑臣術篇處處從會牛起步以清題界是爲節制

圭璋特達德也

嘉慶庚申順天鄉試進呈卷

玉爲特達之珍昭其德也蓋惟德可以特達而圭璋如是則玉德也君子貴玉貴其德百意凡珍奇之物不有先容皆不

能徑遂而用之爲夫徑遂而用者必其殊絕於珍奇之物而非尋常之翫好所得與其選也而吾得由仁知以至天地爲爾言玉之德間之唐虞五瑞夏后元圭古者玉爲重寶故堯將薦舜贈以昭華之玉也逮吾周設官分玉府典瑞諸職詳其制度蓋莫重於圭璋焉圭之類八大圭王所晉也鎮圭王所執也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門加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以規聘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琬圭以結好此其大略也圭銳首而璧圓肉好圭重於璧故言圭而璧統焉半圭曰璋以朝后以聘君夫人邸而射者祀山川造贈賓客赤者禮南方身者起軍旅治兵守皆不用於朝聘其體半

於圭故其列降於圭然國家寶瑞言圭必及璋蓋其貴從同而圭璋之所以貴者爾亦知之乎大凡聘問修好將之以皮幣必以圭璋先之而他物不得先蓋所以重王命尊分瑞所謂圭璋特琥璜爵禮有以少爲貴也命曰特達特之言獨也達之言通也獨而專成通而遠行圭璋之貴貴以此爾乃其所由特達者又非徒重王命尊分瑞已也德也德者得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當夫玉生於山太璞獨完韞石而含輝其蓄夫德也久矣璵者德之華璵者德之秩瑛者德之光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皆言德也況吾所稱溫潤而澤以至精神見於山川罔非玉之德然則特達之珍非玉不充其選斷斷乎其德也君子之所以貴玉爾可以知之矣

丁繼士云後幅註德字用逸論語孔子  
語蓋齊論問玉篇也作者真按乃爾

鐵橋漫稿十三

文類十一

四錄堂類集

附十三凡十九條  
都計十三卷加目錄廿七  
十七葉通廿十三卷三子九の十ヤ